

中国社会史
系列丛书

主编: 文蓝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eries



涂文学

著

赌博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Gambling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赌博的历史 / 涂文学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1
(中国社会史系列)
ISBN 7-5034-1756-0

I. 赌... II. 涂... III. 赌博—历史—中国
IV. D669.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1975 号

责任编辑: 张建立

封面设计:  修正文库 010-88555908
xzwk@263.net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科文天和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0085

经 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开 本: 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135 千字

插 图: 174 幅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赌博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Gambling

中国文史出版社



赌博的历史

第一章 中国赌博的流变

- 一 源远流长的古代赌博 8
- 二 走向社会化：晚清赌博概观 23
- 三 泛滥成灾的民国赌潮 33

第二章 中国传统赌博及其文化意蕴

- 一 麻将一瞥 52

第三章 赌博的变态：赌博骗术纵横观

- 一 历代赌博骗术 68
- 二 民国赌窟黑幕 73

第四章 西方赌技东传及中西赌博之比较

- 一 西赌种种 84

二 西技东渐

98

三 中西赌博之比较

115

第五章 赌博——封建官僚政治腐败的催化剂

一 赌博与封建专制政治

127

二 赌博与近代官僚政治

131

第六章 赌博与士林风气

一 “六博呼卢大有人”：赌博与古代士风

150

二 “深宵看竹为哪般”：赌博与近代士风

159

第七章 赌博与传统社会时尚

一 “呼卢院落争新岁”——传统
社会风俗中的赌博印痕

170

二 赌博对近代社会风气的危害

180



赌博历史
The History Of
Gambling

赌博的历史

第八章 传统社会控制系统与赌博之禁

一 权力之禁区

190

二 家庭、家族及村社之禁

197

三 社会组织、团体之禁

200

四 舆论之禁

202

五 禁而不止

210



第一章 中国赌博的流变

一 源远流长的古代赌博

当 人类的功利意识开始萌动的时候，赌博也就应运而生。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往往就是赌博较早出现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伊拉克和印度就出现了掷骰子的赌博游戏。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在这方面也不甘人后。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六博”，相传就出于夏朝末期乌曹之手。由此算来，赌博游戏在中国也有3500余年的历史了。

乌曹有无其人，是否作博，不可尽信。商代的博戏，至少在上流社会是存在的。周朝流行斗鸡博戏。据《列子·黄帝篇》说，周宣王非常喜好斗鸡，对养鸡斗鸡颇为精通。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赌博活动已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地区流行开来。在上流社会，从国君侯王到一般豪富，都嗜好博戏。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国内曾经发生过一场内乱，其起因之一便是源于赌博，斗鸡过程中季平子先破坏了游戏规则，“介其鸡”，即以革为其鸡作甲，昭伯以牙还牙，“为之金距”，即用铁包裹鸡脚，因而引起季氏恼怒，导致一场内乱爆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宋国君王闵公（湜公）更因与人博戏，发生争执而身亡于局盘之下。《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说，闵公与大夫南宫万外出狩猎时作六博戏，赌博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闵公情急之时，当众揭了南宫万曾作过鲁国俘虏的短，南宫万一怒之下，举起六博盘砸死闵公，酿成一场大祸。据史籍记载，大梁一姓虞的富豪不但自己嗜好博戏，而且每日在家临街的楼上开设博局招赌，四方赌徒闻风而来。如果有人击博射中，众人争相喝



汉代画像石上的“仙人六博”。“六博”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相传出于夏朝末期乌曹之手

彩，好不热闹(《列子·说符》)。

战国时期的齐国盛行跑马赌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曾记述孙臆帮助齐国名将田忌智胜对手，赢得千金的故事。孙臆运智帮助田忌跑马场上赢千金，历来史家都传为美谈。而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与魏王博戏时，得到边塞战报不惊慌，镇定自若，继续行博也有一段千古佳话。先秦时期，赌博不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一般百姓，亦喜此戏。《庄子》曾经讲过这样一则故事：两个仆人一起去放羊，结果将羊弄丢了。主人问他们放羊时干什么去了，男仆说他当时正在读书，童仆则说他玩掷骰子赌博游戏去了。(参见《庄子·骈拇》：“臧与谷二人相与放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引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1版)

当时许多国家的都城，嗜赌若狂，赌风炽盛：“闾閻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史记·滑稽列传》)齐国的国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史记·苏秦列传》)。这一时期博戏种类已趋多样化，在出土文物中发现当时(约公元前600年左右)的立方体骰子。斗鸡、走犬(跑狗)、六博、奕棋、投壶竞相出现，不一而足。

如果说，先秦博戏除了赌钱输物外还带有其原初状态的某种娱乐怡情成分；那么，秦汉尤其是汉代的博戏则进一步



汉代画像石上的斗鸡

斗蟋蟀。博戏甚至延伸到了儿童身上，当时的赌风之盛可见一斑





斗鸡，经典的博戏之一

蜕变成“戏而取人财”的赌博活动了。在当时，赌博为通行之游戏，据说，景帝时安陵人许博昌曾发明过一种六博致胜口诀，使“三辅儿童皆诵之”。当时的习惯用语谓之“博擄”。“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擄为事”（汉·王符《潜夫论》）。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说：翻检汉书，有许多王侯大吏嗜好赌博，如安上侯张拾、嗣侯黄遂、樊侯蔡辟方等就因赌博，或被判处完刑（一种削发之刑），或被判处城旦（一种刑期为四年的徒刑），皆“戏而赌取财物”（清·顾炎武《日知录》赌博条）。这就十分明白地道出博戏赌钱赢财的世俗功用。汉代赌博盛行，尤其是王侯官员嗜赌，与当朝皇帝或亲自参赌或公然倡导不无关系。史载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后，为使太上皇高兴，不惜以提倡斗鸡蹴鞠赌博来博得乃父一笑。在汉代，既有因赌博而暴发致富，也有因赌博而家财散尽。这相反两方面的事例在司马迁《史记》中都可寻到。司马迁将致富途径、种类分为本富、末富、奸富三类，其中，他认为因赌博而致富者为奸富：“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史记·货殖列传》）桓发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赌博而致富的暴发户。但赌博毕竟输多赢少，因此而暴富的凤毛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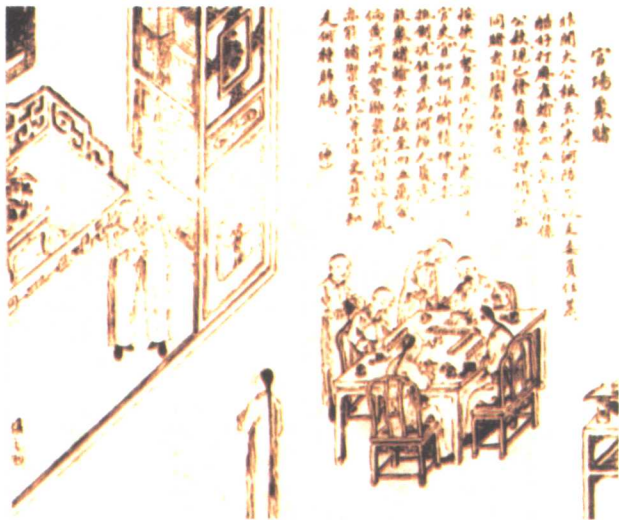
更多的赌徒则往往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司马迁同样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游侠剧孟年轻时家道殷实，嗜好博戏，剧孟母亲去世时，丧事办得十分隆重，“自远方送丧盖千乘”。但到剧孟去世时，

却已家财荡尽，一贫如洗，几至“家无余十金之财”（《史记·货殖列传》）。

另据《汉书·陈遂传》记载，汉宣帝早年曾在民间生活了17年，染上了嗜赌的毛病。在赌博中欠下平民陈遂的一大笔赌债，“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赐遂书曰：‘制记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金矣。’”汉代博戏赌博化趋势强化的结果，不仅造成从上流社会到闾巷民间嗜好靡从的赌博风气，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博戏技艺进一步向纯粹赌具、赌技的蜕化。到了汉末，多少带有一些娱情怡性成分的“六博”便逐渐为

“言不及义，负胜是图”的“樗蒲”戏所取代，直启魏晋六朝嗜赌若狂之流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荡时期之一，朝政更迭频繁，伦理名教式微，社会控制失衡。士族追求放浪恣肆的名士风度，庶族则企盼侥幸有一日暴发而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动荡的社会环境和温文敦厚的传统相



官场聚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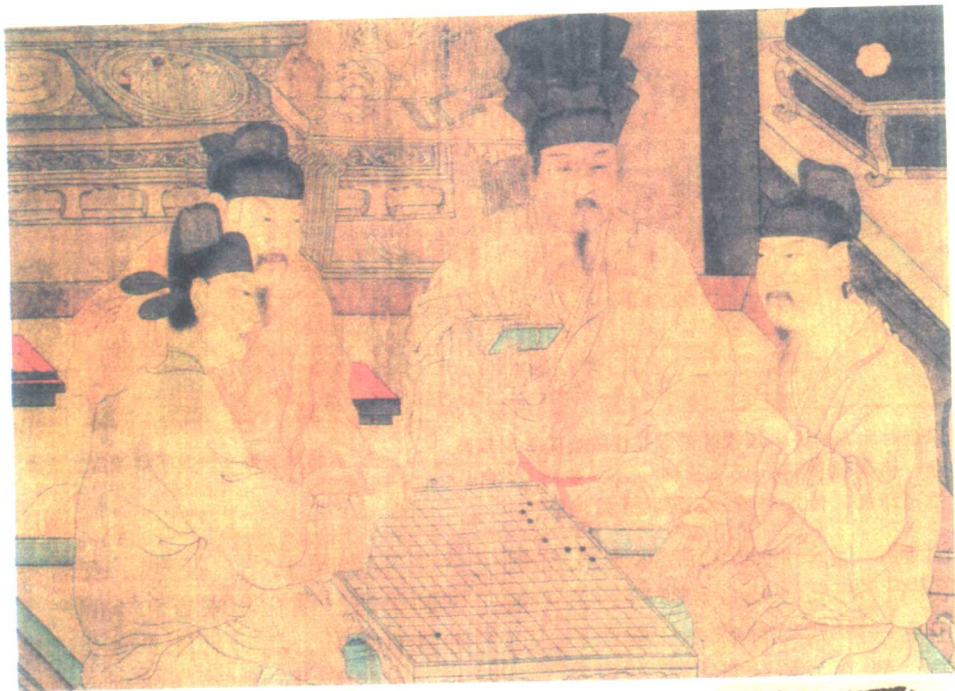
悖离的文化心态，为赌博的畸型繁荣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这一时期赌博形式呈多样化的特点，传统的“六博”已成强弩之末，西晋之后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樗蒲、双陆、摊钱以及围棋、射箭等。赌博发展的特点，无论是处于社会上的士族还是社会地位低微的寒门庶族，尽管参赌的动机不同，心态各异——或为了追求放达，实现自我（士族）；或借赌博表达其对命运和现状改善的希冀（庶族）；或为了侥幸取胜，发财暴富（平民百姓）等等——但共同之处是无一不以赢钱输物为依归，而且输赢颇剧，数额惊人。在这一时期正史稗乘、笔记小说中，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生动事例。东



图中男子是著名的东晋风流宰相谢安，他也是一个大赌徒，曾与人下围棋赌别墅

晋风流宰相谢安曾与人下围棋赌别墅。南朝宋武帝刘裕出身寒微，早年未发迹时曾伐荻薪洲，为刁逵佣耕，与刁逵赌樗蒲，欠赌债3万元而被刁逵缚于马桩，后与刘毅等起兵灭晋，发迹后将刁逵擒杀，解除了心头之恨。刘裕登基后，仍嗜好赌博。有嗜赌的皇帝，便有借此迎逢拍马，投机钻营的僚属。史载，宋孝武帝刘骏曾与颜师伯赌樗蒲。“尔日，师伯一蒲百万。乃迁吏部尚书，右军将军。”（《南史·颜师伯传》）颜师伯这一马屁拍个正着，虽然赌场输了百万，但却官场得意，由此受到皇上赏识而飞黄腾达。《梁书·到溉传》记载，到溉家有一块奇特的山石被梁高祖萧衍看中，萧衍与到溉下围棋，其赌注便是这块奇石，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到溉将奇石并搭了一部《礼记》拱手输给了梁高祖。“臣既事君，安敢失礼。”到溉的这句话倒是表明了他借赌迎奉主子的真实心迹。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皇帝带头参与赌博，上行下效，官赌靡然成风。三国时吴将诸葛融驻守公安时，每日大宴宾客，纵酒赌博，“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存博迹，或有樗蒲，投壶弓弹，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西晋王澄更因日夜嗜赌，搞得众叛亲离，“少与兄衍名冠海内，及为荆州都督，屡为杜 所败。名实俱损，犹傲然自得，与内史王机日夜纵酒博弈，上下离心洩”。（黄俊《弈人传》）齐明帝曾“大会新亭，劳接诸军主，樗蒲官赌，安民五掷皆卢”。（《南齐书·李安民传》）



古人即使是下围棋这么高雅的活动，也附有彩头

从上述庶族寒门乃至一般官吏的赌博活动中，我们发现无一不是以赢钱为惟一目的，在这里博戏省去了运智斗巧的过程，撕下了所谓怡情娱性的遮羞布，而终于发展到一掷雉卢，直露地追求输赢结果的地步。发展到唐代，便是骰子的产生及骰子戏的流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士族官吏们的上述赌戏与一般老百姓相比，还是略有不同的。这时的民间赌博方式更是简单，一般是随意抓几枚铜钱或撒于盘中，或者就撒在地上，以四除之，最后以余数多少来决定输赢。这种称作“摊钱”或“意钱”的赌博方式在民间相当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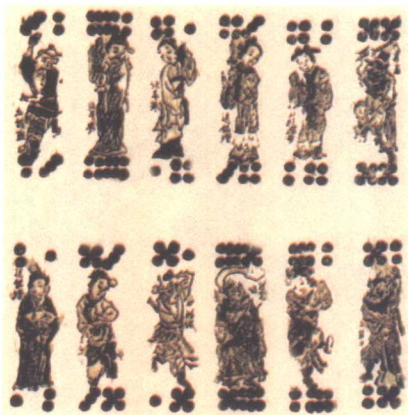
唐宋是中国赌博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承前启后的特点。其一，在赌博器具，赌博形式方面，唐宋融古贯今，代有



麻将的雏形——叶子戏



宋金时北方的许多酒楼茶馆，往往陈列着多副双陆盘，供赌徒使用。双陆别称“波罗塞戏”，自天竺（印度）传入中国，三国时开始流行



麻将的雏形——叶子戏使用的纸牌

创制。这一时期的赌博形式有骰子戏、采选叶子戏、握槊、双陆与长行、打马以及宣和牌等。其中骰子创制于唐，演化至宋宣和年间产生出另一新品种骨牌——宣和牌。这两种骨制赌具，均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骰子作为掷具一直沿用至今，骰戏，尤其是宣和牌的斗牌法直启后来“天九”、“牌九”、“接龙”诸法。“采选”即“升官图”之雏型，其“叶子戏”的型制对“马吊”牌产生影响。而马吊牌与宣和骨牌杂交演化的结果又产生了中国的国赌——“麻将”。其二，唐宋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井间不仅赌风极盛，而且出现了专门的赌博组织，以及借赌行骗的诈骗团伙。如唐朝，“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王公大人或颇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及博徒用之，于是强各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唐·李肇《国史补》）这里的囊家，就是聚赌抽头的赌窝窝主。宋代更有所谓“柜坊”，“以博戏骗财”（宋·《武林旧事》）。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宋·苏轼《乞修定州军营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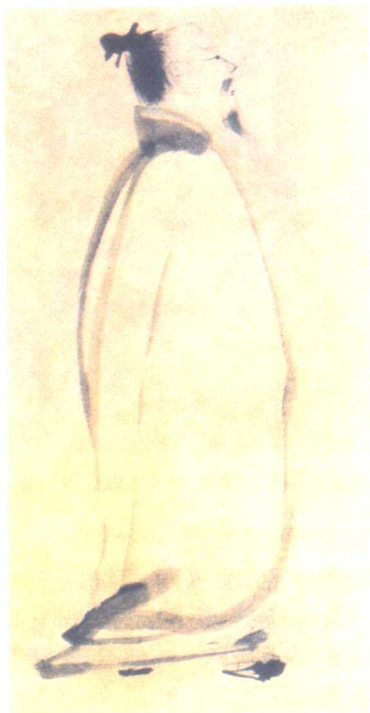
宋金时北方的许多酒楼茶馆，往往陈列着多副双陆盘，供赌徒使用：“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余，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宋·洪皓《松漠纪闻》）不少富商官宦子弟嗜赌成性，因此而葬送入仕前程和倾家荡产者大有人在。江陵有一位名叫郭七郎的人，富甲楚城，长江、淮河、黄河流域的商人都与

他有商业贸易往来，唐朝乾符初年，与郭经常有生意往来的一位商人住在京城，郭氏前往探访，到了西安后，郭七郎花天酒地，日夜赌博，乐不思归，结果将其巨额家资输耗大半（《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九《郭使君》）。《夷坚志》曾讲过一位富家子弟因酷嗜赌博而耽误科举的故事。

唐宋时期的许多城市，尤其是南方一些城市如杭州、建康等地，由于经济富庶，商贾云集，市井无赖亦混杂其间，因而赌博风气很盛。这些市井无赖参赌的直接后果，是在一些城市中产生了赌博诈骗团伙，他们常常设局行骗，诈人钱财。大抵诈骗团伙都是假借人宅，以美女色相相勾引，赌博开始之际先让被骗人赢一些钱，让其尝到甜头后陷入骗局，最后的结局无一不是被骗者倾囊而出，财尽钱光。

唐宋时期的赌博除了上述两大显著特征外，其他方面如上至皇帝王公，下至一般百姓，嗜赌之风似较前代诸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武则天嗜好双陆，并命狄仁杰与近臣张昌宗以此戏相博：

“公就局，则天曰：以何赌？公对曰：争先三筹，赌昌宗所衣毛裘。”（《集异记》）武则天大笑：“卿难道不知道这件裘服价值超过千金吗？你们二人的赌注并不对等啊！”狄仁杰起身正色说：“臣的这件袍子乃是大臣朝觐奏官服，而昌宗穿的衣服不过嬖幸宠遇之衣，以他的这种衣服与臣的官服打赌，臣心里还很不舒服哩！”狄仁杰一席话，先将张昌宗气焰打将下去，一时“心赅神沮，气势索莫，累局连北”。狄仁杰当着武则天的面从张昌宗身上抢过裘服，拜过则天后出皇宫，走出光范门，随手将其丢给家奴，纵马而去。唐玄宗嗜好骰戏，常与杨贵妃在宫中玩此博戏。有一次，玄宗与贵妃玩骰子游戏，玄宗败局已现，只有掷两个四点（重四）才能转败为胜。玄宗边掷骰边连连呼叫“重四”！“重四”！骰子宛转良久，落定



盛唐经济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博戏之风大盛的同时，也诞生了许多艺术巨匠。图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李白



古人围棋图。旁观者是来做公证，以决定输赢和彩头的归属的

后一看刚好是两个四点。于是，“上大悦，命将军高力士赐四绯”（唐·潘远《西墅纪谈》）。这便是骰子中的四点为红色的来历。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曾是一职业赌徒，后来深得唐玄宗赏识，除了杨贵妃的原因外，与他会算赌账有直接关系。另据史载，唐玄宗喜斗鸡，举国好之，“贵臣外戚皆尚之，贫者或弄木鸡”（《新唐书·五行志》）。

贾昌因善弄斗鸡而得到玄宗赏识，封官进爵，富贵荣华，时有歌谣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钗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丧车。”（唐·陈鸿《东城老父传》）

宋、辽不少皇帝亦好赌，宋徽宗与李师师赌双陆，一次便输给李师师二千两银子（《李师师外传》）。辽穆宗经常与群臣在宫中赌叶子，并与其弟重元以居民城邑作赌注打双陆，连输数城（《辽史·穆家本纪》）。宋朝南渡临安，脚跟还没站稳，高宗便奏准颁行骨牌（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引《诸事音考》）。此亦似见这位半壁江山主人对博弈小道的兴趣甚或超过国家朝廷的安危兴衰。在唐宋时的士大夫中间，喜善博戏的人很多。李白、杜甫、韩愈诸人都有此嗜好。史称韩愈好“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有的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贝州潘彦好双陆，泛海遇风船破，左手持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月不舍。（《朝野僉载》）